

黄昏与黎明的对话

——丘特切夫的末日论思想

乔占元

【内容提要】 丘特切夫既是一位寻找通往宇宙永恒之路、具有形而上学幻觉的精神朝圣者，也是一位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十分强烈的政论家。在他的诗学中，混乱与秩序、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彼此先验的断裂，而是对创造行为的链接：首先，泛神论和基督教信仰在他的宗教观中是并存的，他在必然性和创造性的双重碾压下宣泄末日论情绪并进行末日论思考。其次，他的象征死亡和混乱的深渊意象昭示的是宇宙秩序存在的基础以及人对于死亡的态度：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死亡是世界的大灾难，是世界聚变的末日论征兆；深渊是混乱无序和死亡的渊薮，也是统一、和谐和新生的摇篮；由启示录情绪引发的压抑不安，以及瞬间涌现的亘古悲凉和未来的希望是他末日论思想的核心所在。最后，他的历史哲学是基督教历史哲学，但是，由于狭隘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使然，他要终结的是欧洲而不是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其以莫斯科为首都的第三罗马帝国是俄罗斯中心论的翻版，是敌基督降临的启示录，反映的是俄罗斯帝国在场的末日论。不过，他最终认识到在被客体化的世界里是建成不了天堂的，只有以爱、同情和怜悯才能使人类克服如影随形的末日论情绪。

【关键词】 丘特切夫 形而上学 末日论 基督教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 乔占元，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有关历史的思想、世界的终极命运、永远的忧郁与苦难、上帝存在的意义、末日论意识与神圣的至高无上性的联系，以及在通往这一圣洁之境的道路上，人类在精神上始终伴随着上帝第二次降临和死而复活的预感，是丘特切夫诗学的主题。他是一位面向未来，凭借形而上学幻觉在精神层面上朝圣，试图冲破客体化世界的困扰，引导人类摆脱经验世界终有一死之纠缠，趋近古老的哲学意志，进

入灵魂新天地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怀有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政论家。这是本文论述其末日论思想的主要依据。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负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面向终极的民族”；在俄罗斯人的思维中，“启示录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① 末日论问题让他们绞尽脑汁，而且这种末日论思想覆盖着包括政治学、哲学、宗教和文学等所有领域。

通过对丘特切夫作品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混乱与秩序、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彼此先验的断裂，而是对于创造行为的链接。

首先，丘特切夫在宗教观上的泛神论和基督教信仰并存，其纠结与无奈的根源在于他的深渊意象：它既有《圣经》中上帝的形象，也有波墨深渊理论，即被别尔嘉耶夫理解为在上帝之外自由的痕迹，也与谢林哲学中超越主体与客体的某种存在的上帝藕断丝连。这是丘特切夫对亘古存在的宗教信仰的直觉。他在必然性（深渊、混沌、自然、泛神论）和创造性（深渊、混沌、自由、上帝）这一双重深渊之间漂泊流浪。他的心与天空一样浩瀚无际，他是一位仰望星空的诗人。要有先验世界的体验，必须要对经验世界进行末日论的思考，因此丘特切夫的末日论情绪是在无底的深渊这个一切对立的源头下得到宣泄的。

其次，丘特切夫的深渊意象是死亡和混乱的象征，即启示的征兆。作为宇宙秩序基础的混乱以及破解人对死亡这一不可抗拒之规律的态度，包含在丘特切夫诗学的末日论观念中：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死亡可以理解为世界大灾难、世界聚变的末日论征兆。混沌（深渊）意象既是混乱无序和死亡的渊薮，也是统一、和谐和新生的摇篮；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有和谐和美产生的可能；在混沌（深渊）中上帝和魔鬼撒旦（掀起波澜的灵是诱人犯罪和挑起人的欲望和贪婪、将其抛入深渊的魔鬼）并存，它是根植于最深层的存在，其中有非理性的、神秘的和罪恶贪欲的诱惑，也有向往和希望的曙光。由启示录情绪引发的压抑、惶恐和不安还有希望是丘特切夫末日论思想的核心所在。

最后，丘特切夫的历史哲学是基督教历史哲学，但是，由于他那狭隘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使然，他要终结的是欧洲而不是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他那高谈阔论的以莫斯科为首都的“第三罗马帝国”，也就是最后的罗马帝国，不是凭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91、192、201 页。

借武力而是依靠上主耶稣的威严即将横空出世的基督帝国，它是俄罗斯中心论的翻版，是敌基督降临的启示录。不过，丘特切夫最终认识到，上帝国的莅临不是在被客体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末日论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

—

首先，丘特切夫是一位内心有着宇宙或形而上学存在力量的诗人。丘特切夫深渊意象的含义既包括混沌那具有创世之万能的形象，也包括蕴藏着无限想象力的人类的深邃心灵。丘特切夫的本体论具有二元性：上帝在我心中（人类本体论）和绝对者（最高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即我在上帝心中。丘特切夫充满哲理的末日式抒情诗可以称为一种神学密码。其中的深渊意象与古希腊、古罗马、德国古典哲学、基督教上帝的真理和德国泛神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希腊语中，混沌象征着深渊，象征着无序的、还没有形成结构的、没有被客体化的虚无，即未来宇宙的始祖和新生的摇篮；在谢林的自然哲学里，深渊（混沌）被视为超越自然与精神、自我与非自我、主体与客体的某种存在；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那里，一切都产生于、开始于“混沌”（深渊）；在《圣经》里，深渊也是上帝万能的象征——“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诗篇》35：7）。在斯宾诺莎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德国泛神论直言：“上帝和大自然溶合成一个统一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其本身的原因。”^①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宗教的演讲》中宣称，宗教的真正对象不是神学家的上帝，而是与人类结合为一体的浪漫主义的“宇宙”、大自然。波墨的“深渊理论”揭示的是“虚无、无根无底的，是他用来表达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即上帝的象征意义。”^②根据别尔嘉耶夫的理解，波墨的深渊是在上帝之外“存在的……其与关于自由的理论密切到如此之程度，以至于不能将其分开。”^③

丘特切夫的深渊意象不仅是自由的源泉，还是黑暗中的光明；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有限性和必然性的宿命论，还是充满悲剧性和超越性的世界灵魂；不仅是人类的精神领地，还是充满创造力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世界。丘特切夫对混

① 哲学百科全书。М.，1967. Т. 3. С. 206.

② 哲学百科全书/Гл. редакция: Л. Ф. Ильичёв, П. Н. Федосеев, С. М. Ковалёв, В. Г. Панов. М. :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3. С. 840.

③ Бердяев Н. А. Учение об Ungrund' е и свободе//Журнал " Путь", Париж: 6/и, 1930, №20.

沌、深渊、夜、阴影和梦等意象情有独钟，其主要原因在于，不能仅仅在宇宙秩序里寻找上帝，还需要在精神世界里寻找上帝，这是一个双重的深渊。而精神世界是超验的，是创造性的摇篮。自然秩序是经验而非形而上学的，是可以被精神超越和改变的世界，对其必须作末日论的思考，必须跨出尘世界限；泛神论不是丘特切夫主要的宗教观，只是他回归基督怀抱的炼狱或凤凰涅槃：“当那世界末日的钟声响起，/地上的一切将会烟消云散，/洪水，会淹没所有的东西，/上帝的容颜就在水（深渊）中显现！”（《最后的激变》）^① 水中显现的上帝容颜源于《圣经》创世者：“太初，上帝创造天地。大地无形，一片混沌，黑暗笼罩深渊。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创世记》1:1-2）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创世之前的存在能够重现，这是丘特切夫别具一格的想象力。Б. 科季列夫认为：“《最后的激变》这一名称本身让我们想起来的绝对不是启示录，准确地说是发端于 18 世纪并且在丘特切夫时代依旧持续的主水论者和主火论者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对于丘特切夫这样一位多神教教徒而言，上帝的容颜在这里不是别的，而是映在最后激变之结果、湮没整个地球的大洪水中的太阳的面庞。”^② 他认为这与诗人在《病毒的空气》中塑造的是同一个上帝形象：“我爱这神灵的愤怒！我爱这充沛的一切/却隐而不见的‘恶’：它随着鲜艳的花朵/而盛开……/但这一切都是死亡！……/只不过是预兆着我们的最后一刻……/命运的致命的使者啊……是否就以/这一切当作掩盖自己形象的轻纱，/从而使人看不见你的恐怖的袭击？”^③ 科季列夫认为，“‘神灵的愤怒’……可是，这里出现的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基督的死亡天使认出来的‘命运的致命使者’，明显是一位多神教冷酷无情的意志的执行者，古希腊神话中掌控万物之命运的命运三女神摩伊拉。所以，这里的‘上帝的愤怒’是宙斯的愤怒，或者是阿波罗的愤怒，或者随便是其他哪位神的愤怒，但绝对不是耶和华的愤怒。”^④ 毫无疑问，显现在大洪水中的上帝的容颜这种末日论景观是对于事实的某种确认，对于地球的宇宙命运的某种认识。在人这个“沉思的芦苇面前”，自然拥有无法超越的优势。丘特切夫诗的最后一句是赞颂自然的，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够战胜自然。这里仿佛能够听到诗人为

① 《丘特切夫抒情诗选》，陈先元、朱宪生译，漓江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8 页。

② Козырев Б. М. Из второго письма: Письма о Тютчеве//Ф. И. Тютчев/АН СССР. Ин - т мировой ли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М.: Наука, 1988. С. 89.

③ 《丘特切夫诗选》，查良铮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 页。

④ Козырев Б. М. Из второго письма: Письма о Тютчеве. С. 89

人在不可抗拒的宇宙规律面前痛苦的呐喊声。但是，这里隐含着自然胜过人类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事实。上帝是人也是神，他通过死而复活赢得了最后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摆脱必然性（自然）束缚的创造性的开始。对于末日论而言，这里描述的不是由于出现历史的恐惧和宗教的惊慌而产生的黑暗的末日论，也不是历史意识里涉及死亡的个体一个性末日论，而是与基督再次降临的普遍和历史的末日论，与光明和朝向永恒出口的末日论十分相似的末日论，正如“永恒的女性或智慧女神索菲亚的降临……引起世界末日的情绪”^①被索罗维约夫赋予文化以索菲亚式的理解宇宙和人的末日论因素一样。这是与传统基督教不同的末日论的基督教。

科季列夫观点的价值在于，他洞察到丘特切夫诗中的水意象和古希腊泰勒斯的水为万物之源的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他却不知道泰勒斯也是一位仰望星空的人。为了仰望浩瀚无际的星空，泰勒斯一次不小心掉进了齐腰深的水坑里……两千年后的黑格尔慨叹道：“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星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水坑里。”丘特切夫就是这样一位犹如栖居在柏拉图的地穴以及在费奥多罗夫那俄罗斯的基坑里仰望星空的人：“星辰的光辉点缀在苍天，/天穹从深处窥视着小舟，/我们航行在无底的深渊，/星光闪烁，环绕着我们的四周。”（《好似海洋环绕着四周》）虽然仿佛处在深渊中，路却是无限的通达，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被客体化的世界在缩小，被梦幻所创造的世界环绕，是上与下的时空倒置。与外在有限世界的碰撞使诗人的内心转向对浩瀚无际的世界：那如同上帝创世日一样神秘的、星光灿烂深邃的天空，是一个无根无底的深渊，而永恒的生命就是此间的生命。这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席勒在《无极》中描述的末日论景象：“在生于混沌的宇宙深渊上方，/我乘着风翼在驰骋翱翔。/驶过无底的深渊后，/我的锚地是宇宙尽头……”^②。除此之外，在丘特切夫的诗中，象征着深渊的夜的意象并没有被营造为绝对冷寂、阴暗、沉重、荒芜或虚无的意境，恰恰相反，由于月亮的出现，一种永恒和盈虚的变化，在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融合中形成了苍茫浩渺的宇宙意识，悠远荒古的天问和哲学精神，还有一种触动我们灵魂的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那里是光的摇篮：“你看，在飘着淡淡云雾的白昼，/天上的月只能将清光微微显露。/一旦夜幕降临，/琥珀色的圣油/就会流进玻璃

① Микосиба Митио. Эсхатология Вл. Соловьева М., 2005. С. 224.

② Впервые в журнале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 /пер. М. Л. Михайлова, 1855, С. 145 – 146.

一般晶莹的夜幕!”^① 这已经不是柏拉图那摆脱洞壁阴影而升华出的理念世界,它是一个刚刚从自由、混沌、深渊和上帝之手脱颖而出的全新的存在(逻各斯)。大自然在这里不是一幅沉默、僵死和无生气的图画,它呈现的是宇宙洪荒的、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远古世界,将我们带进触及到终极问题的至善境地。这个全新的世界非常美丽,它仿佛是一首被编辑成的精美绝伦的、赞美上帝的雅歌演绎成的唯美境界。

人类的心灵本质上与混沌、深渊的自然力是一样的,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它需要自由,它需要一个观念上的上帝,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世界可能是宗教体验而不是宗教崇拜的源头。在尘世漂泊流浪时,在可见的、被客体化的壮丽辉煌的景色里,人可能会被尘世物象所缠绕而看不见上帝:“大自然不像你们的想象虚构:——它不是赝品,不是一张怪脸——大自然之中有着灵魂、自由,大自然之中还有爱情,语言……”^②。这是被研究者们视为丘特切夫的泛神论宣言的一首诗,不过,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富有人性的基督形象只能回到福音书里去寻找,因为在自然宗教的神里是没有人性的。这不是谢林“上帝与宇宙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上帝从同一性的角度论是宇宙”^③ 的无差别性,即他对波墨深渊理论过度理性化诠释和游离的一种既不是自然(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自身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无差别性。当代俄罗斯宗教和社会活动家 A. 古拉耶夫写道:“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愿意重复丘特切夫对实证论者的责难:‘大自然不象你们的想象虚构’。”古拉耶夫就此引证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来说明这一点:“每一棵树上都有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 每一个麦穗上都有主耶稣的肉体, / 祷告的圣洁的话语, / 能够医治病弱的身体。”^④古拉耶夫强调的是上帝存在这一事实,在基督徒心中体验到的是一个为人类赎罪而在精神上真正复活的、重新获得自由的神灵,而不是大自然的必然性使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兄弟们,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罪孽,要爱那些即使有罪的人……你们应该爱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它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粒沙子,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你如果爱

① 《丘特切夫抒情诗选》,第 42 页。

② 同上,第 85 页。

③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пантеизм Шеллинга. [http: //www. allbest. ru/](http://www.allbest.ru/)

④ Андрей Кураев, Сатанизм дл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Фонд " Предание", 2016, С. 45.

一切事物，就能理解存在于事物中的上帝的秘密。”^①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新的基督教人类学和宇宙学的萌芽，有与神圣的传统东正教格格不入的向生物界的新的转变……这已经显露出从历史上的基督教向末日论的基督教的转变。”^②所谓的泛神论，即当基督教个性化的上帝变成了隐藏在自然背后的无个性的上帝的时候，自然则成为一个非独立的、惟命是从的客体，也就是被客体化的世界；而基督耶稣重获自由和死而复活却是对自然的反哺，是对尘世苍生的拯救、恩泽与哺育；随着死亡而来的新生，并非尘世生命向彼岸境域的延伸，而是源于上帝的恩惠。自然这一客体（物象）与主体之精神活动（心象）共同生成一种终极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约翰式地改造尘世，在黑暗中寻求光明，这与丘特切夫的深渊意象相符合。在丘特切夫的诗中，恶作为一种自然的缺陷是现实的，是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因素，但是，通过善的因素的增长可以自然消除恶的诱惑和统治。在作为爱的化身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上帝的灵中，丘特切夫寻找到了另外一个存在秩序的、形而上学的支撑点，因为大自然的自由似乎是极度不自由的大自然的自由，在这里对于一切的评价都不受道德伦理和善与恶之标准的束缚。上帝是通过真在美中实现善。最精神化的爱的痕迹源于上帝，这是原初的末日论象征。以现代生态学角度论，人类并非是地球的主人，他只是浩瀚无边的宇宙的匆匆过客；而维系人类生命链条延续的首先依赖的是土地、水、阳光和空气。如果人类失去爱，致使这些自然元素横遭破坏，那么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世界末日。

二

丘特切夫是一位世界大灾变说的诗人。他的深渊意象的含义之二是死亡。死亡作为宇宙秩序的基础和破解人对这一不可抗拒之规律的态度，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学的主题，毫无疑问，这给予丘特切夫末日论思想以巨大的影响。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死亡可以理解为世界大灾难、世界聚变的末日论的征兆。丘特切夫对于死亡主题的描述，是以象征着死亡的深渊、夜等意象

①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②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01页。

来揭示的：大自然“依次地，她以她那吞没一切/和创造一切的深渊迎接我们”（《在这儿，生活曾经如何沸腾》）；夜“把恩赐的彩幕一下子拉开，使那无底的深渊——/使那致命的世界赫然暴露”（《日与夜》）。夜的狰狞一方面使诗人心生恐惧，在不可逃避的死亡面前，其灵魂面临着煎熬：“哦，（夜晚的风）别再吟唱那可怕的音乐，触动那上古的混沌、故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夜的恐惧充塞着诗人的心灵，恰恰是发生在他的灵魂渴望与无极的宇宙合一，并且这种合一让人感到好像是灵魂沉入如深渊一样神秘的混沌天地的时候，即犹如以一股轻盈的、非人间的圣境之水冲刷掉一个孤独者心中所有忧愁的万物融为一体时，是在“一切充塞于我，我在一切中”（《灰蓝色的影子溶合了》）的时候。因此，诗人的恐惧不是面对死亡深渊的“卑下的习惯性的恐惧”，而是“面临超越时的那种恐惧”^①，是向上的超越，是摆脱被客体化世界奴役的、创造性的末日论的超越；不是尼采新狄奥尼索斯情结即敌基督者的超越，而是与古希腊神话中象征着原始、狂欢、自由和生命的酒神以及创造万物的混沌这一自然力相类似的，人瞬间摆脱禁锢与奴役的出口，撕开阻断人作为个体复归本体的樊篱，怀揣着浪漫主义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宇宙母亲的怀抱中去的超越。生命存在的永恒性通过进入超验世界的“我”而得到实现的时候，恐惧就会自然消失，就会自然摆脱掉受堕落的物理时间奴役的、地狱式的末日论的束缚：“哪怕一瞬也好，让你自己契合这普在的生命”（《春》）；“因为外间再也没有任何支持或樊篱，唯有心灵，像深渊，任由他沉湎……”^②。只要不再习惯性地吧外部世界看作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就会寻找到上帝；只有聚精会神，才能与神交流；只有去推那扇门，它才能向您敞开；而在《灵柩已经被安放在墓穴里》一诗中，象征着死亡的“深渊”已经变成了蔚蓝色的、鸟儿翱翔的极深仙境。这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席勒在《酒神颂》中凭借艺术的翅膀扶摇直上达到的精神高度：“请赐给诗人一杯仙酒吧！/用奇美的露珠来洁净诗人的双目，/让他在斯提克斯河（冥河）的惊涛骇浪面前泰然自若；/像神一样，在芸芸众生中如星光闪烁！”^③寻找上帝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的作用，在找到他之前，众生的心不会安宁。丘特切夫赋予生命的死亡和再生以一种末日论的新意义，也就

① 石磊编译：《别尔嘉耶夫论自由与奴役》，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2 页。

② 《丘特切夫诗选》，第 83 页。

③ "Дифирамб" (Из Шиллера) / пер. В. С. Печерина. См. "Ф. И. Тютчев и немец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http://www.portal-slovo.ru/>

是以末日论的形式，在灵与肉的对峙中，在生命走向尽头之时，赋予其一个完整的存在意义。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关于死亡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弑父情节别具特色，无疑是对人类存在基础的颠覆。在《叛逆》一章和在长诗《宗教大法官》中，伊凡·卡拉马佐夫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述同样散发着一种启示录的气息，而在《地质大灾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完全是一些末日论的问题：伊凡·卡拉马佐夫主动承认杀死父亲的是他，并且坦言谁不希望自己的父亲死呢？他愿意亲眼看见被杀的人站起来，和杀害他的人拥抱。伊凡·卡拉马佐夫通过弑父想亲眼目睹类似于上帝第二次降临的末日论景观。这是反抗上帝的行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人的命运交给上帝，因为他十分清楚，战胜死亡是人和上帝的共同行为。在这一点上，丘特切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致的，人的解救的精神源头是他心中的上帝：“如果死亡是黑夜，如果生命是白天——/唉，多彩的白天已经使我厌倦……”^①。死亡成为诗人欲望的象征，虽荒诞并不荒谬，生与死的界线在夜的世界中消失，主体物欲俱灭，逍遥在无极的永恒之中，大彻大悟；他把夜、深渊和混沌视为万物化为乌有的灵魂属地，此时存在处于恒常之状态。诗人触摸到的是和谐和宁静的脉动，而不是在阴阳界上徘徊的绝望，因为没有人的灵魂在场的世界犹如大自然没有太阳和月亮日夜轮回悬挂周天一样，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梅列日科夫斯基继承了丘特切夫的这种末日论思想：“如果玫瑰从枝头悄然凋落……/这就是死亡……/人啊，你向它学会如何死亡……/无怨地迎接末日的降临。”^②使父辈复活一次以此来克服死亡，这一具有宇宙叛逆的思想也是俄斯宗教思想家 Н. 费奥多罗夫的追求。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肠，以一个俄罗斯式的普救者的身份寻求战胜死亡、使老祖宗复活的良方。与其相比，丘特切夫则是在人类永远的忧郁或“深渊”的上方为其寻找命运栖息地。丘特切夫更倾向于认为，现实只能是魔鬼所创造的死亡和罪孽的王国，天国的降临是在世界大灾难之后。

丘特切夫深渊意象的含义之三是混乱，是启示的征兆。对于丘特切夫诗中的混沌意象，索罗维约夫的论述要比弗兰克早得多，他说：“混沌是极其丑恶的，它表现出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理智缺失和丑陋不堪的深渊，还有反对所有正面和应

① Тютчев Ф. И. Мотив Гейне (Если смерть есть ночь) . <http://rupoem.com/poets/tyutchev/esli-smert-est>

② 顾蕴璞选编：《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选》，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有存在的魔鬼冲动；它是世界灵魂最深刻的本质和宇宙存在的基础。宇宙的秩序将这种混沌自然力纳入总的体系范围之中，让它服从于理性的规律，渐进地在这一自然元素的身上体现非常完善、理想的内容，赋予这个野性十足的生命存在以意义和美。但是，被纳入万有的、宇宙总体系的混沌彰显的是一个充塞着叛逆的运动和骚动不安的激情形象。”^① 丘特切夫在上帝身上区别出上帝本身和不是上帝本身的东西，他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灵魂既属于上帝，也属于被造物，其中包括非理性的、神秘的、罪恶的，还有向往和贪欲的诱惑。这些启示录情绪引发压抑、惶恐和不安，还有希望。他的那幢坐落在仿佛被充满神奇的梦想隔绝于世的栅栏之内的、沉醉在天国怀抱里的郊外别墅（《意大利别墅》），似乎已经脱离了物理时间的范畴，脱离了此岸世界的束缚，可是由于人类的闯入，她仙境般的梦幻世界被扰乱。面对日内瓦湖的湖光山色，丘特切夫吟出了一首“在这儿，这颗心本可以把一切都忘了，也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假如在远方——在故国——能够减少一座坟墓（指杰尼西耶娃的坟墓）”的忏悔诗。这个被客体化的世界如此衰败，其原因在于它不是自由的世界，人极度地依赖于物质，被欲望和贪婪所奴役。诗人充分地认识到他和杰尼西耶娃那至死不渝的爱是“在激情狂暴的盲目里”发生的不该发生的故事，是在毁坏他们“心灵中真切的情意”。当发现俄罗斯青年人渐渐失去了形而上的、终极的、绝对的、与上帝那永恒神圣的本体沟通和交流倾向的时候，他心生焦虑和不安：“我的上帝！快放我进来吧，我信，/但是，我却是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时代》）“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话是通过人类浑浊和蒙昧环境才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也就是说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意识结构相适应。”^② 这种环境氛围就是丘特切夫象征着深渊的混沌意象，其中包括对于大自然的肆意践踏，人类追求索取和享乐，并且欲壑难填；用索罗维约夫的话来讲就是脱离上帝后获得自由的、陷入混沌状态的世界灵魂（索菲亚学说的悖论）。这其中凝结着古希腊神话中珀尔修斯拯救安德洛墨达公主的弥赛亚意识和不遗余力参与解放被混沌俘获的公主，即世界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灵魂的事业中的渴望。丘特切夫意在唤醒人类的危机意识，在他看来，失去信仰的时代，不仅丧失了对于真理的理解，也忽视了善的存在，进而用法律法规制度，或者是道

① Соловьев В. С. Поэзия Ф. И. Тютчева // Соловьев В. С. Собр. соч. В 10 - ти т. Т. 7. СПб., б. г. С. 126 - 127.

② Бердяев Н. Война и эсхатология // Журнал "Путь", Париж; б/и, №61. окт. 1939 - март 1940. С. 3 - 14.

德上的相对主义取而代之。与此相反，心灵世界审美量度的增加和精神原则优势的递增是成正比的。要使人摆脱掉陷入对于存在之意义只局限追求浮华、虚荣而精神世界贫乏的虚幻世界，避免“进入彼此相互斗争和矛盾的乱局，使人类社会陷入思想纷争的状态之中”^①，通过悖论、矛盾修饰和荒诞等手法，他追求艺术上美的境界，即诗人理想的世界。美的作用是人的认识本能上所固有的。如果它可以处于被忽视、乏味抑或是枯死和衰亡的状态中，如果类似的现象获得大众化泛滥和蔓延的性质，逐渐成为某一个时代的典型特点，那么这是人类的覆灭，或者至少是它病态衰落的开始，是启示的情绪之表现，因为美之功能的丧失会导致人类重大的精神危机，是其认识的精神高度降低的令人恐惧的开始，是末日论的征兆，而诗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的境界就是末日论中的希望。

三

丘特切夫的历史哲学是基督教历史哲学，启示录的哲学：“伟大的大自然的神秘的观察者丘特切夫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人。政治事件对于他来说是隐蔽的符号，是纵深处隐秘进程的象征，据此可以破译出历史命运的最终奥秘……历史在他看来已经变成了启示录。”^②正是基于对那个看不见的，与社会生活表层的当前事件和现象有着密不可分之紧密联系的，并具有把这些事件和现象变成某种结果显现的，在纵深处隐秘的发展过程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丘特切夫能够预见已经发生的和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抑或是未来一代又一代将面临的历史转折。关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丘特切夫认为：“最近的结果无法预测，正如不能预测一周以后的天气一样；但是，涉及最终的结局就另当别论了：它完全能够被计算出来，就象能够计算出500年后发生的日食和月食一样。”^③作为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信奉者，“丘特切夫断定整个自然中存在着一个的灵魂，宇宙的统一要依靠它来维持；同样，他认定人类也有一个活生生的灵魂，而且他把俄罗斯视为拥有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国家。正如一位家神甫所言，人类的灵魂就

① Соловьев В. С. Критика отвлеченных начал//Соловьев Вл. Собр. соч. Т. 2. Брюссель, 1966. С. 5.

② Флоровский Г. Из прошлого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М., 1998, С. 345.

③ Тютчев Ф.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31 – 32. М., 1937, С. 758.

天性而言是属于基督徒的，丘特切夫也认为俄罗斯就天性而言是基督帝国一样。”^① 所以，他的启示录哲学始终存在着一种悖论：当面对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的时候，他高谈阔论俄罗斯是其靠山和保护神：“（大海的波澜）把一盆地狱之火燃起—/使那深渊翻过了身体？/又使那幽深的海底朝天？/……悬崖并没有头脑发昏，/始终如一地岿然不动……”（《大海与悬崖》，1848）^②；当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使他的俄罗斯不可动摇性、永恒性和不受宇宙秩序规律之约束性的浪漫主义幻想彻底破灭后，他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的信心丧失殆尽，他又发出了《东方令人狐疑地沉默不言》（1865）的慨叹：“到处笼罩一片敏感的沉静……”。斯拉夫民族渐渐不是他要寻找的力量。诚然，与政治学比较，丘特切夫诗学中揭示的这种观点还带有更多的形而上学的成分。

在论述丘特切夫的历史哲学的时候，著名的俄罗斯神学家 Г. 弗洛罗夫斯基教父十分惊讶，他说：“从他的东正教帝国主义到赋予他神奇的诗篇以灵魂的，一个具有宇宙直觉和创造性的天才之间甚至架设一座脆弱的小桥也是困难的。”^③ 但是“他追求的是建立欧洲的秩序，不过，在混乱中，他明白得更多。”^④ 也就是说，丘特切夫依旧没有走出象征着混乱与充满着创造力的深渊意象。任何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个完全职业的外交家，如果他仔细观察“外在的世界梦幻般地消失”的黑夜“可爱的白日啊，我们的慰安，/立刻像一幅金色的画帷，/被它卷起，/露出无底的深渊……/而人，突然像孤儿，无家可归……”（《庄严的夜从地平线上升起》，1848），都会认识到诗人那令人恐怖的真理。丘特切夫完全是以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意识，即他是从永恒和俄罗斯宇宙主义（人与宇宙深渊之关系）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世界政治和外交的风云变幻。他认为，这个舒适的世界潜在的灾难的危险性在于，西方世界用日常生活的舒适掩饰存在的问题，看不到被写在它挂有织花壁毯墙壁上的，出现于在它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万里无云的晴朗的天空中的最刻薄严厉的话。对此，丘特切夫充满末日论的预感。他在《俄罗斯和革命》（1848）一文中写到：“她（俄罗斯）不畏惧自己庄严伟大的使命。

① Соловьев В. С. Ф. И. Тютчев//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Эстетик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М., 1990. С. 294 – 296.

② 以下引文未加注释而只标出篇名的，均出自《丘特切夫抒情诗选》（陈先元、朱宪生译）和《丘特切夫诗选》（查良铮译）。

③ Флоровский Г. Из прошлого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С. 232.

④ Ходасевич В. Перед зеркалом. М., 2002. С. 12.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这个使命能够逐渐清晰起来呢？可以说，上帝用火红的字母已经把它写在被暴风雨肆虐的阴暗天空中……在这场呈现蔓延之势的大火中，西方正在消失，一切都在走向崩溃，一切都在走向灭亡：查理曼大帝和签订 1815 年维也纳条约^①的欧洲；罗马教廷和所有西方的王国，天主教和新教；已经丧失已久的信仰，达到无理性程度的理性；从今以后愈发难以想象的秩序，将无从谈起的自由；以及在所有这些被它建立起来的废墟上亲手毁灭自己的文明……当在这个混乱、狼藉一片的巨大的灾难场的上方，如果我们把俄罗斯这个更为巨大的帝国视为神圣的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么有谁敢怀疑她的使命，难道是我们，作为她的儿女们应该表现出信念不足和意志力在丧失吗？”^② 由于其狭隘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丘特切夫希望终结欧洲的历史进程；他那以莫斯科为首都的第三罗马帝国，也是最后的罗马帝国的俄罗斯帝国梦和他高谈阔论不是凭借武力，而是依靠上主耶稣的威严将横空出世的基督帝国却是俄罗斯中心论的翻版，是敌基督即将降临的启示录，是俄罗斯帝国在场的末日论：“斗争和祝捷的日子将会来临，/罗斯将有先人憧憬的版图，/而那古老悠久的莫斯科城，/也将成为三首府的最新京都。”（《招魂术的预言》，1852）然而，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一片乱局的俄罗斯及随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鼠目寸光、执政乏力使他充满焦虑和不安：“衰败没落无处不在。我们在加足马力奔向深渊。这其中的动因不是由于我们过度的热情使然，而仅仅是由于玩忽职守、敷衍了事的怠慢所致。在政府部门，良心的缺失达到如此之程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断然不会相信。甚至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尽管如此，放任自己，肆意妄为的习性依旧如从前一样。”^③ 尘世的乱象使他的内心燃起依靠基督教来拯救俄罗斯的希望：“那背负着十字架的上主/正把自己化作奴隶模样/向你（祖国的辽阔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祝福。”（《穷困的乡村》，1855）当诗人在环顾一下这个纷乱的世界后，他终于认识到上帝的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上帝在人类这个超个人存在的心中是通过上帝在世界上的痕迹而升华出来的。他曾经过于执着被拣选种族的神圣性的神话，关于沙皇权力或教皇权力神圣化的神话是作为上帝精神直接作用的结果纯属乌托邦式的幻想，

① 1814 年 10 月 1 日至 1815 年 6 月 9 日，欧洲反法同盟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重新划定欧洲政治版图。

② Тютчев Ф. И. Росс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Тютчев Ф.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СПб. : изд. Т - ва А. Ф. Марксь. 1913. С. 306 - 307.

③ Тютчев Ф. 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исьм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 1988. С. 315 - 316.

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世界的伟大和光荣始终是迷惑和罪过。”^①上帝国的莅临，不是在这个被客体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末日论哲学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丘特切夫的本体论并不是将上帝看成是绝对脱离万物的最高实体，而是一个同宇宙万物不可分离的形而上学的最高实在。这一点在丘特切夫的最后生命历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丘特切夫的晚年是在忧郁、不安和彷徨中度过的。这时，象征着死亡的夜、深渊、阴影、梦等意象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诗中，但是，这已经不是罗蒙诺索夫在《夜思上天之神圣》一诗“布满星星的深渊里……/星光犹如大海中波光起伏，/又像星星之火在永久冰层下闪烁；/又如在一股猛烈的旋风里翻滚的尘土，/又像羽毛在残暴的烈火中起舞；/于是，我坠入这深渊里……”^②中象征着一个尚未被科学家认识的神秘的大自然，也不是诉说杰尔查文那将其充满感伤情调的浪漫主义诗歌传承下去的渴望：“茹科夫斯基，你是我遗产久远的继承人！/我将这把破旧的七弦琴送上；/而我呀，正佝偻着身，/摇摇欲坠站在坟墓那深渊上。”（1808）；^③更不是丘特切夫创作前期那“再过两三天深渊一样无底的时光/谁能有勇气把再见说出？”（1854）^④的无奈和悲哀，而是他对于未来永恒的期盼：“透过漆黑的夜，我梦见了一切，在我的上方是阳光灿烂的白日，一群歌唱爱情的人们，歌声嘹亮，不现形迹……”^⑤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里斯《夜的颂歌》在精神上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蔚蓝色的远方……逐渐走进深处的昏暗，/……蔚蓝色的大海与神奇的、新的处女地合而为一/……我获得新生的、自由的灵魂翱翔在崇高的天地。”^⑥如果说丘特切夫的末日论思想始终不渝的是关于作为光明基础的黑暗，那么在他编译的海涅这首诗里，光明则首次冲破黑暗的牢笼，这正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所提到的“黑暗中的光明”。这光明源于何处？按照丘特切夫的观点，它来自人类和上帝那颗充满慈悲的心：“不要赐给我们启示的预言，/让我们的话得到应验，——/请赐给我们一颗慈悲的心，/作为上帝的最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 193 页。

② 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205 – 206.

③ Державин Г. Р. " Тебе в наследие, Жуковской! ... " . <http://stih.su/derzhavin-g-r-tebe-v-nasledie-zhukovsko/>

④ Тютчев Ф. И. " Увы, что нашего незнания... " . <https://rupoem.ru/tyutchev/uvy-cto-nashego.aspx>

⑤ Тютчев Ф. И. Мотив Гейне (Если смерть есть ночь) .

⑥ Новалис. Гимны к ноч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нигма. 1996. С. 192.

大恩典”^① 这正是人类永远的末日论的期待，是面向终点、面向终极完美的末日论的意向，人类也正是在这种期待中改变自己，改变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使丑陋的世界走向终点！

结 语

要研究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的末日论思想不行，因为俄罗斯民族是面向终极的民族；要研究丘特切夫，不了解他的末日论思想也不行，因为他是关注人类终极命运、依赖想象的隐喻并且很靠近哲学的一位形而上学的诗人。他思考的是生与死的存在主义哲学问题，这是一个末日论的哲学问题。丘特切夫通往上帝之路是在双重深渊之间延伸：“它（天鹅）处于双重深渊之中/被无涯的梦境拥抱，/一片洒着星光的夜空，/被澄碧和圣洁笼罩。”（1820）这是诗人对于此岸存在之秘密的物欲触摸后的逃离，是对被上帝十分吝啬地隐藏起来的、人类凭肉身无法企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物”是实在的世界，是被客体化的世界；“象”是宗教与美交融的世界，是精神的世界。上帝被人内在地、精神地体验着的时候，是对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克服，这是丘特切夫诗学的主旋律。如果把丘特切夫的诗学全部纳入泛神论的范畴，那么包含宇宙万物的统一的生命规律会使任何一个个体特殊性成为虚幻的，进而失去了形而上学支撑的特殊性。这不是丘特切夫的世界，因为在他笔下的景观中，作为个性的真神是存在的，其爱的力量并没有被大自然耗尽。丘特切夫的深渊意象揭示的也不是库萨那居住在“为对立面的一致所环绕的围墙”^② 之内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丘特切夫把人和上帝以及世界的关系理解成血亲，是一个生命链。否则“如果人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话，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被抛弃了吗？”^③ 人类应该抛弃的是被客体化的世界的物欲横流，而不是上帝。他祈求上帝赐予我们怜悯的心智，并将其视为上帝给予我们最大的福祉。在丘特切夫看来，这就是爱。宇宙的秩序带来死亡的恐怖只有凭借上帝的爱才能被克服。丘特切夫的最后一首诗

① Тютчев Ф. И. " Нам не дано предугадать... " . <https://rupoem.ru/tyutchev/nam-ne-dano.aspx>

② 《库萨全集》第1卷，第306页，转引自李秋零：《上帝·宇宙·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③ Лотман Ю. "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лирика. Творчество Тютчева " //Тютч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1, Тарту, 1999. С. 291.

(去世前病重时)写到了这种爱、怜悯和同情。在诗人看来,正是爱能够克服存在的末日论之情绪:“残酷的上帝把我的一切夺掉:/意志力、空气、梦和健康,/只把你一个人留在我身旁,/ (指诗人的妻子爱尔涅斯蒂娜)好让我还能继续向他默默地祈祷。”(1873)由此可见,丘特切夫的末日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末日论思想,是已经逐渐远离了神秘主义的乌托邦。

丘特切夫的末日论思想的形成是一场黄昏与黎明的对话,是一场人与上帝的见面和对话的挣扎:“谁在大灾难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幸福的:神邀请了所有善良的人,作为筵席上的对话者。”(《西塞罗》,1830)“此世的一切美,人和自然界的美,艺术作品的美,都是世界的部分改变,是向另一个世界的创造性突破。对世界和谐、世界秩序只能做末日论的思考。”^① 这就是丘特切夫诗中深渊(混沌、黄昏、阴影、夜和梦)的象征意义之所在。A. 托尔斯泰有一句诗:“我们在用零碎的爱在爱着……什么也不能融合到一起”^② 其实,我们也在用零碎的恨在恨着,而这些因素都是和历史的终极时刻还没有到来相关联,当历史仍在持续时,我们依旧处在深渊中:“请你记住——整个世界和所有的奥秘都在我们的内心,/这里既有黎明,也有黄昏。”^③ 而这渐渐苍老的黄昏正在把金色播撒到蓝色的夜幕里……夜幕正在缓缓拉开,逐渐把金色和闪烁着珍珠般光泽云朵的黄昏吞没。当残阳被黄昏熄灭后,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冉冉升起之时。诗人的本意是这漆黑的夜垂青我们,用它那犹如甜蜜的甘露滋润我们缺失了怜悯的心。上帝残暴处罚人类,而人类宽恕上帝,因此拯救了对上帝的信仰。不过,这种爱能够克服末日论的情绪吗?未必尽然,但是,这种爱能够给栖居尘世的人类灵魂提供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正是这一隐形的力量在引导着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俄] 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创造与客体化》,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7 页。

② Соловьев В. 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 М.: "Мысль", 1988. Т. 2, С. 140-288.

③ Брюсов В. Я. "Я Вам принёс благую весть". <http://wyshen.ru/post260700365/>